

夏夜流萤

□戚思翠

“小小萤火虫，屁股挂灯笼。游戏草丛中，夜晚闹哄哄。”“萤火虫，提灯笼，好像星星亮晶晶。萤火虫，提灯笼，好像星星数不清……”这些“童谣”都是童年夏天甚为流行的，直至今日甚至将来都不会忘却。

萤火虫是一种微小的昆虫，米粒那么大小，小小红色的头，一对薄薄的黑翅膀，黄褐色的身体，腹部末端有一发光器官。它有许多好听的名字：景天、夜光、流萤、宵烛、耀夜、夜游女等，都很形象而唯美。尤其那光色，有说青蓝，有说黄绿，还有说冰蓝，我觉皆似又皆非。说它忧郁，又不失灿烂；说它冷幽，又觉它灼情……颇有童话意味。“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坐看牵牛织女星。”唐代诗人杜牧生动形象地记下了宫女月下扑流萤的故事，亦给我们营造了一种孤寂而苍凉的意境。

那时候，乡村没有电，除了昏暗的煤油灯在屋内闪烁外，屋外黑得吓人，

静得心慌，幽得更深。夏夜，繁星点点，蝉鸣阵阵，蛙声四起……人们拖着疲惫的身子，摇着破旧的芭蕉扇，四处寻找乘凉的好地方，聚在一起唠嗑着农事与家常。此时，成群结队的萤火虫也赶来了，仿佛将天上的星空搬到了地面上。那些星星点点、飘飘忽忽、一起起落落的小精灵们，既如一道道银弧，又似一串串珍珠，给夜空带来了绚丽缤纷的动感。更像魔术师一样变幻着美丽的图案，欲与天上的星月媲美。点点晶莹的萤火虫诠释着它们生命的灿烂与灵动，点缀着夏夜的生机与幽美，便是给这闷热烦躁的乡村夏夜，平添了一份清凉、平和、神秘而迷人的夏夜色彩。

那时候，乡村没有电影院，都是露天电影。只要是方圆十里之内，几乎人人都会“赶场子”，尤其是年轻人。每每放电影，家家户户的小孩早早搬了木凳排到电影场地上。夏夜的电影场黑黝黝的，唯有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发光。人们眼巴巴地盯着挂在两根大

木棍间的白色幕布，盼着放映机镜头快快射出耀眼的光柱来。那时电影以样板戏和战斗片为主旋律，但我们都是百看不厌。看完电影，电影中的画面镜头像归途的流萤一样，在我们的脑海闪现，夜色中我们的脚步也像流萤一样轻快。看完电影，总是记挂着电影中的各种人物，猜想着他们今后的命运和结局，时常回味和模仿电影中的情节，及人物的语言和动作，总是激动得难以入眠。

那时候，充满好奇心的我们，早就对萤火虫情有独钟。于是，常常利用乘凉之机，在乡村小泥路上、池塘边或草丛里，呆望着那些于低空中轻盈飘飞的萤火虫，脸上露出惊喜、惬意之色，全然不顾大人的劝阻与吓唬，迫不及待地追赶过去。大家手拿玻璃瓶扯着嗓门一起喊叫：“萤火虫，萤火虫，飞来飞去草丛中。点点红，点点红，就像挂着小灯笼。萤火虫，低，低，低下来，带你回我家……”一边狂跑，一边拍打。将捉到的萤火虫放进玻璃瓶里当

电筒，相互比划着看谁捉的萤火虫多。回到家里，把萤火虫挂在打满补丁的黑色蚊帐里，享受那片属于自己的清凉，而自鸣得意。

那时候，我躺在竹床上，瞅着玻璃瓶里一只只爬上爬下、忽明忽暗、一闪一闪亮晶晶的萤火虫，一边借它们散发的光翻看小人书，一边痴痴地想：这些可爱的小精灵为何能够发光呢？它们是不是上苍派来的天使？将光明、快乐和幸福送到了我们人间……想着，想着，在一闪一闪的萤光中酣然入梦，梦里繁星满天，萤火闪烁，一片辉煌。翌日早，我提着玻璃瓶到屋后荷塘，将所有的萤火虫放回荷塘里。母亲说过：天上几多星，地上几多萤。我喜欢天上的星，也喜欢地上的萤火虫……《晋书·车胤传》中记载：“车胤恭勤不倦，博学多通，家贫不常得油，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，以夜继日焉。”囊萤读书，让人们把书房叫做“萤窗”，隐晦苦读。萤火虫用生命点燃光明，把光亮奉献

给了人间。

后来，读初中化学学时，老师讲了萤火虫的“发光原理”。说萤火虫真正的生命只有几天，从幼虫成长为成虫需要五十多天，而它却为了那仅有的几天，要经过六次的蜕变才可进入蛹期。用短暂的生命绽放，照耀了最明亮的夏夜。原来，萤火虫的腹部下就是那种奇的发光器，据说里面有数千个含有荧光素酶和荧光素的发光细胞呢。这种化学物质经氧化反应后释放出美艳的黄绿荧光。再后来，我进城居住，就再也没见过萤火虫，而天上的星星似乎也真的少了许多。当然，我知道星星依然在，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。

忽然想起了骆宾王的《萤火虫赋》云：“类君子之有道，入暗室而不欺。”意明人不做暗事，君子要光明磊落，堂堂正正。萤火虫生于腐草，却能与光明同位。

夏夜流萤，动感缤纷，美不胜收；夏夜流萤，启迪心智，发人深省。

香附子

□夏杨

儿子5岁那阵子喜欢猜谜语，不过谜底范围要围绕他喜欢的东西，比如水果类和中药类。晚上睡前他闹着要我给他猜一个，并且附加条件是：要“奇怪的，没有猜过的”。

我一边打蚊子放蚊帐，一边努力地想。似乎所知道的各种水果都猜过了。为了让他早点睡，我决定猜一个他从来没有听过的中药。脑海里浮现出家乡的一种野草，有块状的根茎，童年时常挖出来玩。听父亲说过，这种根可入药，土语叫“地藜子”。

就它了！我心里想着，给儿子描述了一番：细长的叶子绿绿的，有点像韭菜叶，但是很薄；开的花像烟火绽放的痕迹；根上长着长卵形的、黑褐色的小果子，硬硬的，有点香，有点苦。为了方便他猜，我还提示了一句：“这种草你见过的，咱家猫咪爱吃，花盆里就有。”

吵闹的孩子一时陷入了沉思，眼睛眨动着，却良久没有答案。随后狡黠地信口说了几个名字，都不着边际。于是央求我说答案。我趁机开出条件：说完答案就睡觉，明天早起去幼儿园，“去之前我带你去看看它的叶子”。

然而第二天我上早班，出门时他还没睡醒。接下来又是几个夜班，我下班回来他已经睡着了。早上他一睁开眼睛见到我，便问我什么时候带他去看那种中药。太太说，儿子已经念叨几天了！

送他去幼儿园后，我赶紧回来做功课。因为我虽然对这种草很熟悉，但说不上真正了解。“地藜子”只是土语中的叫法，究竟这种草到底是什么，我并不知道。好在他还没来得及问我，估计放学回来就要追问了。

翻遍儿子喜欢看的中药图谱，却找不到“地藜子”的名字。我打开电脑，根据有限的信息继续查询。但还是没找到叫这个名字的草或中药。我处理完手头急事后，坐下来继续搜寻。终于，在一张图片上看到，有一种叫“莎(音suo)草”的植物长得和我印象中的地藜子很像。

再顺着这个线索查下去，发现有一类莎草确实有可入药的根茎，学名叫“香附子”。我突然想起家乡土话中对这种草的叫法，大致发音为“薛虎子草”。现在想想，或许应该叫“莎(音suo)胡子草”。

资料显示，莎草是一大类草的总称，常见的有碎叶莎草，是一种田间杂草；还有一种是长在水边的、株型高大的纸莎草。看到纸莎草的图片，我有几分惊讶——这种草太熟悉了。

童年时常在河边玩，有一种常玩的游戏叫“阴天晴天”。就是随手摘一段这种植物的粗壮的叶茎，两个人同时从两端撕开，开裂的叶茎在中间交叉时，若呈现四边形，就说明明天是晴天，若是一条线就是阴天。当然这只是游戏而已，对结果没有人当真。

我又记得曾有一位外地的朋友在网上问我，小时候玩这种游戏用的是什么草。当时我脑海中就浮现出这种草的样子，但它究竟叫什么，当时我并不知道。

这次一查询，许多以前熟悉却并不真切明了的信息，全都融汇在一起了，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童年的美好记忆也鲜活起来。其实在广州，每次去花城广场或大学城的中心湖、二沙岛的体育公园，抑或随意在某个沟渠边，都常见过这种草。每次见到时，我都像看见了老朋友，好亲切！

家里养着猫，它舔毛时咽到肚子里容易生病，最好的办法是让它吃点草，方便把毛吐出来。有一次去郊外寻找合适的野草，见到茅根草和莎草(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名字)长在一起，就连土挖了一块，带回来种在花盆里。猫咪隔三差五会跳上阳台，捡最鲜嫩的叶子嚼几口。

莎草的卵状根茎——被我叫做“地藜子”的香附子——药典上说有止血、麻醉、镇痛等功效，是一种挺重要的药材。其实我以前就知道有“香附子”这种中药，只是一直不知道，它应该就是我的熟悉的“地藜子”。

曾经看过一句话：学着做个好父亲，要和孩子一起成长。我渐渐有了更多的体会。这次就是儿子的好奇心，督促我探知了原来一如半解的东西。最好的爱是陪伴，最好的教育是一起成长，现在我终于有了和儿子一起玩、一起学习的感觉！

正是橙花溢香时

□黎杰

谷雨后，阳光便起伏不定。站在尖子山顶，俯瞰龙洞沟底，满沟柑橘树，翠翠的绿一直铺着，绵延整条沟。那天，我陪几位书画家去尖山子采风。我们早钟情于沟里那层层翠绿，闻听橙花开，便飞也似去了川北一隅的尖山子写生。

尖山子呈一把椅子状，椅子背圈和扶手是浑圆山梁，层叠有加，长满茂密柏树，柏树的绿是墨绿，墨得比画家染料都浓，比书法家砚墨都黑。柑橘树若一条碧溪，在沟里漫流开来。

身旁画家杜增毅指着沟里柑橘园说，春天尽头是橙花。

我惊讶，你眼力真好，能看见那么细碎的橙花。

老杜笑了，不用看，闻。“清比木犀未足的，烈如茉莉已无疑。”橙花香取其清，然而烈。你闻，橙花多幽，多香，多浓，无影，无形，一阵阵，飘来荡去，如风，在沟里漾。沟底橙花暗显，偶浮叶上，近了看，素雅，羞涩，腼腆，白，碎，躲在一片浓绿柑橘树叶中，花极小，五瓣，若玉，花蕊淡黄。“老叶霜千片，高花树万层。”橙花开在百花之后，将芬芳布满人间。置身尖山子，脚底漫浮橙花，鼻子钻满橙香，新雨之后，那香更纯，更醇，更带劲，满沟满沟的，都满溢出来了，若雾，若岚，若岚，缭绕你，沉醉你，让你不想挪步。

老杜展开新画架，开始凝神写生。绿橙村边合，画布分呈山下六口塘，错落，隐现，犹如沟中镶嵌几颗碧绿翡翠，泛着一缕神秘光芒，塘堰边隐现一些农户，青砖碧瓦，大家都醉心于这幅古画中。

“维舟橘花晚。”橙花开，春已暮，夏要初。橙花迟开，算是春天最后点缀。橙花是春夏分水岭，曾经的万紫千红竟芳菲，到此归于沉寂。柏树仍浓绿，柑橘却已翠中带花。伴随山沟中此起彼伏杂树杂草的色彩，龙洞沟有了层次，浓绿，青墨，粉嫩，嫩黄，一点一嘟。这世界，哪需刻意打扮，寥寥几笔，便鲜活无比。

尖山子名字古老，也很形象，依其形叫其名，过丘陵的山都一脉走势，背靠那山，耸立于众山中，两边山势呈流线形向外延伸，像极了百姓家中木质圈椅，椅上一坐，一躺，快活如仙。

去到柑橘园，一任姓老农在除草，他说是给业主打工。家门口打工多好。老任说，嗯呐，早年也外出打工过，快活过，现在干不动重活了，只好就近打点小工。好呀，这还可以照顾家庭。是的，老百姓最重家庭。我问道，老人家，沟里有几多柑橘？老人想想说，只龙洞沟就有500亩，不过，沟里沟外，全是柑橘园，连山成片怕不下万亩吧。我吃惊于这万亩的大柑橘园。

“池涌慢波萍叶散，窗涵细雨橘花香。”在一口山湾堰塘前，几个人躲在柑橘树荫下钓鱼。有池，有微波，有萍，但少了窗，少了细雨，这无妨，橘香少不了就好。鱼钓上来，晚上还可住进民宿烧烤。我边走边想，也许正是因了几口塘，这沟才成了一个天然适合柑橘生长的生态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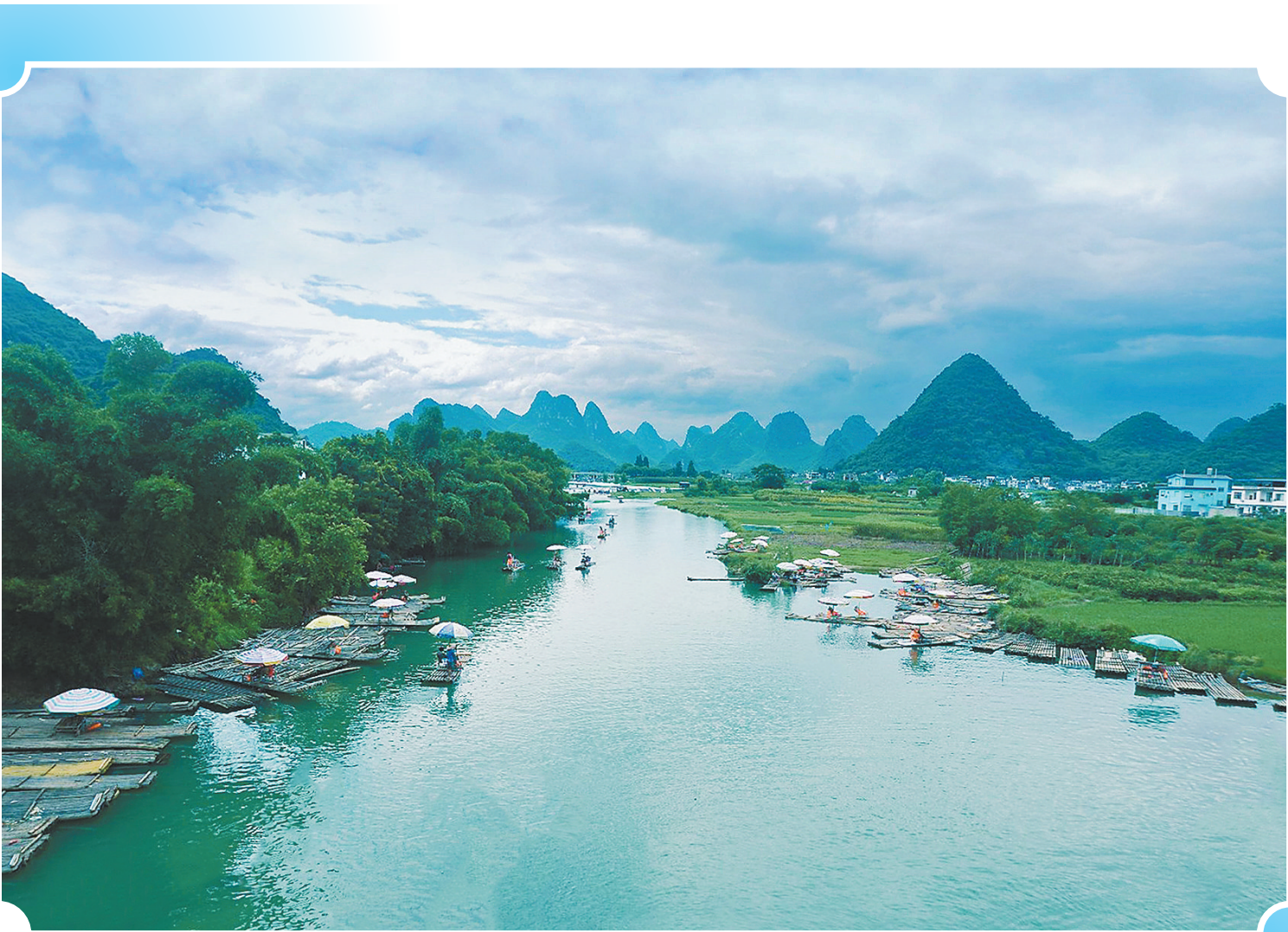
橙花之后，便有金黄的柑橘，小小橙花是尖山子人希望之花，致富之花呀。在一背弯处，我见到一口大岩窖，上面介绍说，此库可存几吨柑橘。过季再上市，这柑橘自然俏销得很。

橙花开，蜜蜂来。橙花丛中，蜂舞蝶恋。正是采蜜好时节。橙香不似玫瑰浓郁，也不似雏菊淡香，橙花自带一股柑橘皮幽香，让人倍感舒畅、惬意。深吸一口，透心，入肺，醒神，浸润在橙香，我们都不愿出去，我喜欢闻这味道，这是乡村味道，泥土味道，儿时味道，岁月深处的味道。这也是我们以前极力想逃避的味道，而如今，我们又是那么地想闻闻，人是念旧的，对于曾经失去过的东西，总念念不忘。

在龙洞沟，有你想找的精神后花园。“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正是橙花溢香时。”我篡改了东坡先生名句。

我把手机摄影调成舞台光，把碎碎橙花近距拍成大朵照片放朋友圈。

朋友问什么花？橙花！朋友惊呼，这么大？我笑笑说，不信就去尖山子看看。



□李海波 摄

山水画卷

父亲是棵大树

□石毅

丰子恺先生说：“有些动物主要是皮值钱，譬如狐狸；有些动物主要是肉值钱，譬如牛；有些动物主要是骨头值钱，譬如人。”

父亲兄妹六人，排行老二。大伯五岁被土匪掠去，赎回后寄养在老张圩舅爷家，一直到成年才回来。大姐、小妹嫁人早，三叔、四叔忙读书。家里得有个顶梁柱，俺爷爷就把吃苦耐劳的父亲留下来养家。

听做童养媳的母亲说，父亲12岁起就开始扶起犁梢把。每天黑隆隆开始起身，万家灯火才收工回家，一年到头忙不休。春天，砍倒柳树做弓网，卖给集体以换取我们弟仁书学费；夏日炎炎，赤膊奔跑在田野上采挖草药，晒干后，挑到离家很远的县医药公司卖。白蜡树满身金黄，开始编筐编篮子，经常编到鸡叫。次日，和大姐一起趟着夜色去二十里外赶集。傍晚到家，人饿得头晕眼花。

半饥不饱的年代，只有逢年过节，我们才能吃上一口好吃的。每逢出礼，看别人牵儿携女，心里好不羡慕，但父亲总嫌我们累赘，从不肯捎上我们。在他看来，这种借机蹭吃行为是不齿之举。家里来亲戚，父亲也不准我们上桌子。他说，小孩子学业第一，将来有出息了，要啥有啥。

有一次，父亲让我去买酒。售

货员阿姨多找了我两元钱，我想用它买新钢笔与文具盒。都快小学毕业了，我还没摸过钢笔呢，文具盒还是盛针水的纸盒子。回到家，我喜不自禁。父亲却说，人穷点不要紧，但要有骨气。你没听说贪小便宜吃大亏吗？之后，硬逼着我送还了。

父亲经常拿庄稼、树木教育我们。读书做人就得像红薯一样踏实厚道，不能像瘪高粱自命不凡。你看，大渠埂上，老子栽的那些洋槐树骨头多硬：不论个头大小，大风里宁折不弯，水涨不烂；烧锅取暖，火苗最旺；桌椅板凳铺锨柄，没有比它更牢固……

父亲一生要强，从不肯将痛苦示人。那年冬，河工任务结束，父亲风尘仆仆回到家。晚上洗完脚，昏暗的煤油灯下，他专心致志地缝补着什么。出于好奇，我悄悄走近一看，他的脚后跟裂开一指宽的豁口，父亲正埋头用塑料线一针一针地缝合……那一刻，我无比惊恐，心如针扎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他突然抬起头，看到我时，先是一愣，然后手一挥：“去去去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不好好读书，长大了你也跟老子一样……”

多年后，想起那情景，依然让我揪心。

农村土地大包干那会，母亲哮喘病愈发厉害，我们兄弟仨都上

学，家中十几亩田全靠父亲和一头老牛打理。父亲不识字，除了种田，别无所长。左邻右舍，大伯、三叔、四叔家都陆陆续续盖起了红瓦房，添了新农具，我们依然住在那几间草房子里。我们的衣服渐渐变短，父亲时常夜不能寐。苦闷的时候，父亲经常一句话不说，看东西摆得不顺眼，不踢便骂。母亲常常私下里流泪。

也有高兴的时候。期末考试，父亲看到我们捧着奖状回家，嘴角情不自禁露出久违的笑容。晚饭，母亲给我们盛好手擀面，端上一大碗鸡蛋炒尖椒。父亲给我们弟仁每人碗里奖励半勺香喷喷的熟猪油。父亲说，男孩子吃辣椒，将来能担当大事。我们吃得狼吞虎咽，热汗直流，但我扛不住那辣味，中途多次停箸扒水缸。父亲笑着对我说，小林虎(乳名)长大，准是个妻管严。

那个暑假，蝉噪如雨，父亲要去给高粱田打农药。他说，露水干了，红蜘蛛晒在日头里，沾上药水立马就死。父亲啃完一块凉饼，穿戴整齐，背起喷雾器，拎一瓶1605就走。回来的时候，父亲无精打采，就着渠水用肥皂洗完澡，便口吐白沫，痛苦呻吟。大哥和叔兄立即用凉浆把父亲抬往乡医院。十几里土路，兄弟俩换着肩，走河埂，绕大桥，过小镇，正遇